書
雜著

農廬集

義

共五

農廬集卷之三目錄

書

寄仲兒鎣

寄艮兒鋧

農廬集卷之三

書

答李臨淵 亮淵

獻奎乞死不得負釁苟延奚足見恤於先生長者而迺者念逮舊契爰及不肖之罪疚遠賜慰訊悼恤備摯益仰篤老精力不遺遐外後生拜感殊眷哀淚橫迸伏惟暮春經體益膺難老年與道隆爵因德尊西南士林屬望益專矧爲其故人穉子者所以依歸而瞻仰尤當如何也門下於先人違面而神交誄辭中亦稱知言會神曠世一遇則其於心法想應犀照矣

蓋先人斷斷一心專在於講明斯文傳扶大教所以孜孜仡仡不知老之旣至恒誦懿戒自警之篇獨抱禪宿無傳之悲及其易簀前一日手書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等句以警門生不肖蕫蒙愚無似旣不能少承厥志於平日過庭之際况今謦欬永閟典型莫攀弓箕緖業愈益荒墜寃霣情私號訴無地一縷未絶之前惟有收拾巾稿仰質於門下就乞一言以圖不朽庶可以少贖冥頑之罪然篇帙浩穰修整無期至若陶陰焉馬之誤亦無以辨別衆旨摸象此之謂也痛矣奈何近搆家狀一本扱乞狀行於果齋門

下而每承撝謙不敢當之教伏切哀悶
齋奎竊聞之古君子之葬其親也必求名世大君子
之言以圖不朽然而或限於勢分無由自通於門墻
或自通門墻而秉筆者以未悉其人之實蹟雅不欲
只憑家狀而屑爲辭者矣惟下執事於先君子有朱
張之契往復書牘溢篋盈箱其必有詳悉其巨細者
矣至如不肖無狀猶處以故人之子辱與之往復焉
是以犯僭踰之戮參敢冒昧以誌爲請痛惟先君子宅
心制行庶無愧於古人衣鉢淵源的有所承著述文
字足以傳後遂剡 恩除雖未膺命而秉執義理亦

足以有辭於後不肖以苫凷中所述家狀乞平日親炙者信筆而果翁狀行之文尚未出正本襄禮只得以禮月權奉而要當待年改葬矣伏惟素所知愛有不待行狀而備悉故姑先以所述家狀因便呈上惟執事特垂哀矜賜以一言之惠則徃居俱受賜矣但賤軀善病遙程曳衰實難自力玆敢以書替懇尤不勝顛越之至

伏惟亢炎道體神勞獻奎向來一疾遂成眼眚廢閣書卷合眼塊坐晦翁所謂盲廢恨不早者殆得太早秪自憐悶幽誌幸蒙允許而銘已先成誌叙不知又

乾緒否頃承百字爲限之教得無太簡乎宣尼延陵之銘𡾞翁龍川之題尚矣不必依樣如今圖所以不朽者恐不若詳載事行以詔後人也銘則辭意俱盡而但句法太奇恐非先人平日篤厚粹正底氣像向來未敢煩稟間因果齋丈轉達更加留意韓山斗誌樊類樊誌柳類柳或可取而爲法耶是所懇祈耳

與李尚書 若愚

獻奎熏沐再拜蓋聞布衣上宰相書古或有例彼皆達人賢士懷瑾握瑜思欲定價於當世之司命而如獻者山南一賤儒也跧伏窮巷甘自暴棄土頭灰面

六十無聞乃敢以踈賤姓名自通於門墻非僭則妄也雖然古之欲顯其親者必求名世大君子之言以圖不朽程朱之於韓周是耳夫二先生所以揚先懿闡幽光宜若無待於外而猶復如是頑玆不肖無狀旣不能立身揚名以顯其親專靠立言者之言冀以傳世者其情亦慽矣若復限於勢分自外而不前則其圖不朽者不亦難乎痛念先君子立朝四十年在仕之日無多事蹟雖無表表著見而其簪筆承明横經論思分符州縣氷蘗著績足以有辭於後至若禔躬規矩宅心繩墨學術之端的操履之堅貞實亦無

愧於古人亦於明公曾有縞紵之交書牘往復有如翁東靈犀之照固應無遺矣第不肖孤迄未有灑掃之役嗣修先誼是可誅也伏惟明公文章望實師表一世名足以取重言足以垂後向所謂名世君子非明公其誰歟是以忘卑賤之猥犯僭踰之誅敢以墓石之鐫為請謹以不肖所叙述家狀先於將命者以聽進退焉惟明公特垂哀矜焉則往居俱受賜矣但宿苦頻肆未克趨造門屛躬侍筆研之役謹送家兒以書拜懇尤不勝顛越之至

鄙以文字事仰瀆崇嚴自知僭猥屛息俟踰分之誅

兒回伏承下覆書不惟不加誅又有以寵之撫之惠以鴻筆闡幽光而表隱德益仰大君子盛德弘度未可以涯量也伏庸感泣繼之以悚緬伏惟雪寒台體度衛道萬安區區伏切戀德之忱墓銘摯讀百回體製簡要深得金石之例辭旨稱停絶無濫没之失若非平日心契有素何以及此不肖無狀雖糜身隕結無以爲報也第字句間恐不無商量處玆敢別錄仰稟其僭越無所逃罪然簡易子嘗言碑碣請改使吾文不得自在清陰駁之曰此殊不然吾則不難於改之又改清陰之德業文章此一事可徵矣閤下以爲

如何

歲改春仲瞻慕改摯伏惟台體度衛道萬安縱不能躬執灑掃少伸嚮慕之忱而引首馳戀未嘗不在於軒屏之下也獻奎嗣守遺矩修身俟命爲究竟法而近遭膝下功制悲悴閱日無隙繙書媿懼何達間以文字事輒控愚悃乃蒙貶損高明曲賜鐫誨有以發幽光傳久遠以覆露其後嗣在閤下實爲盛德事而鄙生瀆尊援上之罪則自知有不容曲貸者矣銘辭旣已圓成復焉有仰瀆而竊有數字稟裁在別錄以低矮之見指議厦屋販柠之線改縫補黻殊極猥越

安敢望曲恕耶

與成果齋

伏聞投紱歸田養閒鄉第經體燕超萬重晚工益詣崇深念昔簿書期會豈不脫然快活也孟學類編已成完帙而孝經發揮亦無餘蘊否此等文字不但為一家篋衍之藏而已其將行之海內不但為一時考覽之便而已其將傳之後世任千古具眼之掎摭而無一句可擇當四海龕拳之推鑿而無一字可疵然後可謂成書矣終古作者家何限而所著述不能皆傳於世如魏徵之禮記類編程氏之六禮大畧亦或

有未盡而然耶幸須一審又審俾壽其傳如何
旋招別諭近復織路伏想感須鴻恩不專爲撝謙辭
謝而已也抑有附叅密贊鴻猷如昔賢之爲耶未覩
疏辭甚爲紆欝鎭侄坐春風數月矣收斂凝定之功
講明精義之論其必有辟咡之詔而鹽醬既加未見
醎酸之頓異是其乏受和之質而致然也然觀其儀
狀實有步亦步趨亦趨之意可謂虛往實歸矣深用
荷幸家親　特旨陞六遴選外臺光寵稠疊闔門感
祝而親意則以涯分兢惶益自勉修爲將心報佛之
道不肖輩既不能專意家學又不能立揚顯親近受

朱門旨訣兄弟相習而合講究實體驗處往往流循
濶畧不曾著意如此讀亦可望有好消息來耶好學
論深仰指迷而其末端不求諸已求諸外者正中鄙
病盛教中不如此是藥者可謂頂門一針而下劣頑
愚終恐無以承當也
二旬陪穩實是三十年來刱有之事柚帶旁映草木
生輝寒泉衡嶽之會當不專美於前矣講録叅聽時
手不給耳似或遺漏記錄處心不應手亦不條暢且
數段解說頗涉支離而先輩議論之互相岐異者恐
不必硬說斷案以招雌黃也覽後畧加刪改如何

近因養痾一閱傳習錄蓋其議論背朱右陸叛道非聖退翁斥之以詖淫邪遁狂惑喪心誠是也而其學專以收斂爲主其功績又如彼其赫赫亦非有體無用之學也今世蒙士纔解讀四書小註便皆肆口罵陽明此所謂石虎小竪可以肆諸市朝者也但其才太高跡太奇言太僻出入於禪門有膏油近人輒汚之慮也惠饋二封茶飲之足以疏滌病胃南軒云草茶如草澤高人臘茶如臺閣勝士此茶可謂兼之矣感荷良深

與李鹿門

雪積深山烟火不接餐松絶粒之餘道體不瑕有損入山後詩篇流傳人間者無異美人之隔簾環佩乍響乍撤莫知眞面也陶寫性情發於歌詠者想多有可誦而題石面書落葉風飄雨洗幷無痕迹其在蠅頭蠶書退筆故紙之間者又與烟墨煤丸同歸于壞滅豈不可惜也哉古稱唐衢之詩瓢劉蛻之文塚是固文人跌宕之意而亦何嘗埋且放也自今稍爲收拾寫成篇帙使咸兄藏弃之如何

答李青松 玄好

秋風一翰千里飛墜滿箋詩複寫出衷曲若非情愛

深摯何以及此書出洟時篆體益衛萬勝令胤今在貳室課學精專否曾看在家塾時性情惠和才諝警敏不待熱喝痛捧而斆學聽受如磁吸鐵今則骨格當益壯大學業亦益趍詣矣觳奎省暇繙動雖不至孟浪無事而看讀無成法識解無正見只如此流循濶畧恐無以湊成片段今承勉修家學勿溺口耳之教佩服良箴無以爲謝但口耳之學亦有多般翕受訓辭非耳不能含咀英華非口不得口耳不已以至於心印體認則古君子因文悟道亦是一事但未有實得而終為記誦而已則不可不戒耳

與李監役 漢膺

秋梢歷拜固知踰雖隣不往之禮防而慕德之深猶不自知其不可也伏俟至逕經體萬旺續近思錄近得收輯整頓否朱張呂三賢及我退陶先生允合四子而曾看東萊集於朱張二子之書不無差殊望須十分精抄成就此一件大事如何覺軒星溪豈不是大學識大力量而其所續補前輩或譏其不若元本是可念也昔我先人亦嘗受師門付托之重以靜退牛栗爲吾東四子門目已成而但靜翁則著書甚尠抄載極零星此爲可欠然今按寒泉書程張說甚多

而濂溪說較少此可以爲例耶

與成主簿退默

頃者歷拜尚恨凌遽歸卧山樊更深瞻想伏惟霜令調體靜攝崇謐近日水落石出巖瀑可聽想多遊人之上來其中亦有可語者否靈砂性味未知如何而此道家所謂外丹也不鍊內丹而專服外丹何能療病漢魏時有寒食散五石散之劑而服之者皆中其毒韓子作李博士墓誌深戒金石之毒而晩復自餌硫黃後山嗟炁行所謂韓子作誌還自屠自笑未竟人復吁者是也是豈非前車之戒耶

答李承旨彙寧

頃承如水閣記文中移建處添入之教敢不商量而蒙陋忒甚荒墜家學安敢有一字增損於先人已成之文耶況時移事往境界既移雖欲改動一字其可得乎晦翁以韋齋遺命居潭溪之上而依印章舊刻牓所居之廳事又以韋齋舊號揭于寢室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初者也此於名堂室記詳之蓋紫陽徽州之舊牓而記中都不言彼此景物韋齋亦有羅曹二公之記名而未聞有改動字句雖依本文揭之雅有援据矣未知如何

古溪亭記始也不敢當者非飾讓也誠以今之人無足發古義且不知作者家軌範也屢承勤教乃敢强其所不能而全欠體製第切歉悚夫記者叙事之文也始於學記樂記而退之之畫記子厚之遊山記爲體之正若記營建則當記日月之久近工費之多少叙事之後畧有議論而結之若韓之燕喜亭記是耳至若范文正之記嚴祠歐文忠之記晝錦東坡之記山房晦翁之記婺源書閣專尚議論然言足以垂世立教不害爲體之變也如鄗記則言不足以立教而徒失正體陳后山所謂今之記乃論也者此也良媿

良媿

與尹進士 著鎭

洛師邂逅緬想如夢及此衰暮尚或記存否高駕入峽之日過門而乖拜尤不勝悵歎因胤友歷訪詢審寓體萬謐甚慰阻悵此山此境居此者亦未曾一覽望之若抱犢仇池不可躋攀而居然作執事泉石高情幽趣深用欽歎但虎豹晝嘷霜雪夏零之地箪藍陶復不徒興居之失適餐松屑榆恐非尊年之調度此爲仰慮耳獻歲孤露餘喘亦已龍鍾遺緒荒墜無以收拾時展先人西遊錄暨先阮府戲齋公會話於

止美竹浦之間題銜賦律手澤尚新摩挲三復感涕簌簌先契之若是敦密而後承不能嗣修是用自慨也

答鄭密陽允容

春間西遊閱月而還惠書遺案矣寄意繾綣感佩良箴伊後月再朏不審篆體萬重邑巨瘼痼想貽惱神用而十舍之地聲歆遐播區區攢賀養窩集其篇首真諺之題令人字字出涕理宜還送本家以副故相國題篇之意而聞其後孫淪落遐鄉若不能奠守先緒則恐不若在此之爲愈故京宰如洪叅判朴尚書

百道求見而未敢遽出者蓋以受人付托欲全終始也况原集弁題雖云歸之本家而末段則以藏之名山爲歸宿地者豈非雲翁預知其後嗣之零星而書之轉傳至此亦或無異於面授而手付之耶今以旬相之意俯索一覽不獲已唯命齎上者誠以旬相是這家人與他自別老兄亦非俗吏必知當初傳付之深意故耳幸須傳寫一本付之剞劂而原本則歸之鄙中以為謹守寶藏以俟百世之計如何

答成尚書 遂默

旌節南麾聲光若復可接而山川綿邈阻閡無異京

城非意耑价遠垂惠存感荷感眷沕謝在心衆是南藩重鎭也燕饗關市之際異類肆戢關府伯之治政必須廉公惠和嚴肅剛明尚仁惠而不專尚乎仁惠主嚴威而不偏主乎嚴威則乖厓之治蜀范公之守延安要亦不外此爾金井雲臺之勝古稱詭觀公暇觴詠必多雅趣而却恨蘄秘記勝不使蹩躄者卧遊耳

卽因便風惠翰墜案謹審台體萬重酉卯供劇靖恭匪懈區區慰祝實有在於寒暄之表也曾看大學衍義長在丌上未知近看已了否獻亦嘗讀此書槩知

其爲作聖之真訣爲治之要道而仕宦者之尤當熟讀者也但其編輯之例不以三綱八條一經十傳逐章爲綱附衍義諸書于下而借客形主遺綱揭目條理不整亂無統紀此爲未盡耳丘氏衍義補亦好看云而窮鄉書籍不備姑未閱眼可恨獻奎老親臺銜

恩數曠絕朝家崇儒之典自是昭代盛舉私情感祝有不容已也

罪藝乞死中安容以等閒書疏與人往復逕蒙台慈特垂存訊欲謝則喪人筆蹟不合宰相記府欲已則揆以事體亦涉不恭茲敢冒陳哀腔不其大戾於禮

防否耶伏惟霜令台體崇衛獻奎未卽殞滅尚寄於世者以襄事之未完也遺稿之未及收拾也狀碣之未有所屬也強息忍死屢見節序之遒變而連以霜露之慼委頓蒿席自恐此事終爲不瞑之恨也家狀一冊上呈霞亭謁以狀行想當一塵台鑑矣顧不肖無狀素蔑學識叙述先懿無能如程端中卲伯温此爲媿死耳台之祭詞固已闡揮潛光而平日親炙之際或有默識於子弟之所不及知者就狀本添删之伏望

與李儀瑞羽峻

昨冬臨唁兼以清綿哀感鐫肺不知為謝而山川迫遙徒勞夢想伏惟清秋靜頤體事增重獻奎草土餘喘疾病頻劇早晚尋數動輒敗意每思與吾兄揚扢沈冥發今曩之蘊剖釋疑豫暢人我之懷尚足以振拔庸愚嘖醒沈痾而衰晚相際若是其甚難良可惋歎然責善切偲朋友之道也數百里寄信焉用寒暄例套哉江右古多文士而少規矩準繩之度江左雅尚經術而絶激仰慷慨之氣必須二者兼備然後乃可以進步向上竊瞷兄奇偉卓犖骯髒之氣視弟之委靡頹闒當在十駕之前而律之以矩繩或似未之

盡合請以弟之不足易兄之有餘韋弦王石交相資益不亦可乎昔魏人適吳吳人饋筍曰此竹也魏人歸而煮簀未熟則曰吳人轣轆欺人老兄其不笑我以轣轆否耶好笑好笑

與徐穉玉

杜門養痾不與世作緣而獨懷人一念不能遽忘也仰想江湖上白髮老侍從諫筆閒於明時幽盟尋於林泉恐飢臞簞兀膝對書其必有所守而安之矣其必有所樂於胷中而人不能與知者矣朱先生曰人於天地間并無窒礙大小大快活便是顏子樂處此

固非吾儕之所敢妄擬而苟能無歛於中而俯仰無媿則亦便是這氣像也佳山勝水鷗沙犢坡俱是眼前真景早晚攜冠童徜徉其間又是閒居人婆娑境界足以忘薇垣搢笏栢府鳴玉也哉山居者不以魚鱉為禮澤居者不以鹿豕為禮獻山人也以山居之樂爲鹿豕之禮尊兄其必莞爾也

與李尚書敦榮

獻奎熏沐再拜白頃歲一造軒屏粗遂識荊之願邇來貽阻非敢自外也踈賤之蹤不得不然蓋避嫌之事賢者不為而自嘆其非賢也伏惟晚春台體度若

序康福獻奎山南一鄙人也早擩染於鞲鑪之中而未化鈍根晚蟄伏於樵牧之濱而輥到白髮家庭詩禮荒墜幾盡碩安所藉手而事其大夫之賢者乎第爲先闡幽古之盛德君子容爲之其所以躬自樹立顯揚其親者不爲不足而猶必求當世立言者之言以圖不朽矧以不肖無狀旣不能立揚使人稱幸哉者哉痛惟先君子八十年讀書林下衣鉢淵源的有其緒宅心制行無愧古人平生撰述有足以輿衛斯文至若秉執義理亦足以有辭於後世而剷彩韜光沒身於草萊此不肖孤所含恤隱痛終天靡逮而圖

所以不朽者惟墓石之鐫爲重伏惟明公奕世儒賢爲吾林之宗門德望隆重爲輿人之所依歸名足以取重言足以垂後雖遐外素昧者想望風采咸願執鞭且惟先大阮相公於吾先人違面而神交矣不肖之在疚也明公以世契而辱賜之慰問憫然憫念而不忍遐棄之是以忘卑賤之猥犯僭踰之戮敢自通於門墻竊伏聞明公休休容物以貴下賤陶甄一世之士各欲成其名而唯恐沒其善況於先人之隱淪而沒世者其忍靳一言之惠哉謹以不肖所敘述家狀及成李二徵君之狀與誌先於將命者以聽進退

焉惟明公恕其罪而哀其意特垂信筆俾闡幽光則
往居俱受賜矣但賤祟方劇未堪遠趍玆敢以書暨
懇尤不勝悚惶
尊伯氏令文喪事曷勝驚愕伏惟皓首包特哀慟摧
裂何以堪抑承訃晩後未修慰儀迺者下狀以先之
恕其愚而牖其迷益仰大度包荒無物不容也伏未
審雪涕哀體萬支有以理遣否區區溯慕實有在於
謄例問慰之表也獻奎以文字事仰瀆崇嚴自知僭
踰屛息俟譴卽伏蒙亟垂鴻筆體製典雅深得古金
石之例先人幽翳之光其將賴而不朽矣再拜擎讀

感鐫心肺如不肖無狀者雖欲效誠於隕結顧何以報盛德之萬一哉但字句間或不無增刪處既承十反之敎故茲敢別錄仰禀未知所禀之的當與否而瀆冒之誅無所逃矣當躬詣面禀而宿病當寒無能自力尤不勝悚仄之至

自有文字往復屢瀆威尊雖曲蒙原恕與之酬酢而其援上僭越之罪自知甚審更不敢無事呈書致煩賜答之勤迺者伏承先施下狀所謂位高心下德盛禮恭復見於今世矣感頌隆眷尤深景仰書出已浹旬制體度連衛萬支獻奎鼎器既弊填補無術家緒

荒墜收拾不得長樂劉生之不能尊聞行知以顯其
親宜其見責於朱門矣内省赧汗下俵三冊宗英懿
蹟宜其與弘璧琬琰寘之西序而顧遠曁樵牧之杜
抑亦藏名山之意也熏盥敬閱尊閣爲案實跋語尤
致意於忠孝二字令人感發油然拜嘉無數千歲曆
農廬寒盡極爲要切又將誦慕德惠與是曆并久矣
伏切銘感

小祥練大祥白笠禪舊添笠是斬衰人漸次變服
之節而至於心制則小祥墨縗至大祥無變則是
無練無禪之服耳此所以爲降等於斬齊者而人

或以禫後仍服反隆於斬齊當從禫日舊漆笠爲可云然斬齊衰服也不可以衰服卽吉故有此漸殺而心制非衰服豈有漸變之節乎嘗於前喪有已行之節而衰剝餘喘茲無記識竊想執事與我同然宜有經歷之近事幸有以敎及之

變除之節不耻下問瞢於禮者不知所以仰對然盖嘗身親經歷妄自私議曰禫服用黲古禮非特心制爲然特今人不行耳心制之不爲變除雖似加隆而實則不然故終禫月始變而亦不敢純吉待吉祭復常然於心頻頻恐犯禮家之譏後攷愼獨齋禮說父

在母喪變除條曰心本非服也何變除之有不若待吉祭之期而復常無事於變除而自爲變除之爲當也此可以旁照而其爲人後條則未有攷也旣在儀表之地惟在斟酌行之如何而若有所攷或蒙下示否

先兄曾主四世祀又有亾子東壁祔者矣先妣入廟姑祔禰位雖違古人祔壁之義今之廟貌異於古不可不姑祔禰位若其攺題與合櫝則將待吾兄入廟後當祧之位祧之當改之題攺之而吉祭三年後始行之祭也今從孫雖畢吾兄三年之制猶有承重內制未可以吉服

行祭若拘於持制不行改題與祧遷則吾兄入廟後廟貌儼爲六世豈非未安之甚乎所以欲於吾兄入廟後并行改題及祧遷未知如何

疑禮問解於父喪中祖母禫吉祭之問有吉祭不可行之說卽以不忍於凶時行吉祭也疑禮問答於親喪先滿先除至於吉祭方有服衰兄弟還爲行之有所不忍之問有退行數月之久則不可等待而遲延正祭之說卽以新主入龕先代祧遷之爲時急也且終喪別祭之不可久曠也由沙翁說則喪中吉祭不可行也由明翁說則正祭遲延亦不可也今示教中

廟貌六世未安之甚者尤所以明等威嚴禮防也愚
誠左右佩鈎不知所以仰對也然而今世并有喪家
多從沙溪説者以其凶時不可行吉祭故也然則廟
貌雖有未安之節而寧可稍緩以待喪畢爲善耶此
非淺見所敢質言幸更博攷禮家斟酌行之如何

答韓稚善輔行

風樜忽奉惠翰荷感良深第年邁而業不進心存而
氣不率知出例謙然亦不可不勉也讀書固所以爲
學而爲學不亶在於讀書日用常行俱是爲學也須
於憂患疾苦十分窒礙處用工經歷鍛鍊過方是真

工夫實見得譬如良玉困於沙礫愈磨礱愈成器何必擔閣日用事爲兀兀窮年如村學究誦經然後方可以爲學耶志者氣之帥也心不存云爾焉有心存而氣不率之患也哉芳年雖邁桑榆可收程先生天際輕陰之句爲兒誦之耳乾鑿度記歷樞元命包運斗樞援神契俱是緯書之名也漢末夏賀良之徒作七緯其名目或見於經史註中全書則非東國所有也苟能熟讀七經其緯雖不讀何害今世稱博識者於本經未必能落得窠槽而必於僻書中抽出一兩句以爲帖括之資若叩其本經則茫然不知是所謂

奇偉所聞簡忽所見者也雖如香山之白樸廣文之薈叢顧於自家工夫有何一分進益耶

答柳兄京老箕鎮

春闌而意思蹣跚誦古人年來百念成灰冷無語送春春自歸之句殆自無聊際伏承滿幅新詩帶來未盡之餘春心靈意匠新新相續令人心明而目開安敢以方隅之見評隲其聲病哉況其逸韻古調有非聲病所可囿哉獻亦幼少時學得韻語卽石鼎之蚓蠅耳無足以陶寫性情然間嘗隱括於詩格則平頭上尾蜂腰鶴膝旁紐正紐之病無得以避之只得隨

意轉喉擁鼻孤唱與小兒集字樣無異或謂詩意無疵雖疊韻無傷阮籍秋懷押兩歸字韓昌黎庭楸押三間字黃山谷阮郎詞疊兩山字況其在聲病乎云而如獻者旣無古人之詩意徒犯古人之聲病此爲媿汗耳

清朝偶吟一絕云罷眠雙髩白鬖髿徙倚青林弄晚霞棃老梅殘春已盡異香何處到山家俄而惠翰颿風而至可謂詩讖矣況審靜履冲茂易解攷證無復餘蘊否晦翁云聖人有郢書後世多燕悅大抵校書之難自古然矣信而傳信疑而傳疑可也易之爲道

至精至微聖人雖著十翼而猶不敢錯列本經彖象文言各在一處至費直改乾坤次序王弼始合爲一而非復古易面目後來解易者無慮數十百家而傳義之外舉皆摸象之箕杵僞註假事如鬼憑人剽義竄辭如蟲食木使易經之本來義理旋復洄淵於小小術數之中至於阮逸之僞作關易李筌之僞作陰符戴師愈之僞作麻易而極矣愚則謂今之解易者依見行本取衷於傳義及啓蒙而已自餘諸家不必博採廣搜淆亂本經未知如何

答姜聳華 胄永

竊嘗中夜以念年纔半百見吾家上下七世亦嘗瞻八世祖未祧之廟而於吾從曾孫巳為十一世世代相禪若是其忽忽而粵我通溪先祖於吾十四世矣夫豈遠乎哉然其子孫散在各處者今皆路人矣若使先祖遐壽而在堂者彼路人豈非一室之人乎所以油然藹然而旋又愴然而傷心也即承吾宗君手書自譜廳來且謁弁文於家庭此其程先生明譜系厚風俗之意也亦先尊人始事未卒之業也其所以遵賢訓繼先志者甚盛甚盛然譜事非始事之為難也乃竣事之為難也非竣事之為難也即譜出而無

疵纇之尤爲難也前譜之所以屢始而屢未成或已成而終不行者此也愚嘗曰收族仁也辨僞智也袪利慾勇也非兼此三德者決不可以擔當此事在座僉尊之於此三德未知如何而藉令以身處之恐未能斬釘截鐵於義利之分而或不免點鐵成金於眞僞之間則其不爲譜事之疵乎望須十分灑濯十分審愼無負宗族之望也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是乃否之終而大有之始也吾宗大有之亨其不在玆乎

答徐仁伯

爲學非謂讀書而非讀書亦無以爲學也承示時對黃卷足以維持此心維持此心固莫如讀書而未讀書之時此心却在何處昔許順之云時玩聖賢之書可以資吾神養吾眞而朱先生深譏之蓋讀書當如胡文定三年解春秋龔實之轎中看一冊肰後書與我自相乳入方有進步處若似做不做間斷虧欠則書自書我自我焉有維持之理望須大段著精彩大家著心力讀得三五年不長進世盖無是理也但無眞經歷實體驗而只誦所聞以責難於朋友者誠愚且妄矣肰今有東隣之懶農語西隣之農夫曰劇爾

良耜喂爾老犍深耕而易耨勿忘而勿助袪其螟螣剔其稂莠待其成熟登場而納稼是其言也皆已所不能行也其事則固力農之道也在東隣言之不免於愚而在西隣行之足以多稼今吾爲東隣之懶農而兄得西隣之多稼不亦可乎

與尹松如

深居僻陋無與講劘耿耿一念未嘗不在於兄邊伏惟橿夏經履珍謐棣樂湛翕方遂志曰言乎家世之可貴則莫尚乎爲賢者子孫而言乎道德之難全則亦莫難乎爲賢後者以其先德崇高繼之尤難故也

玆豈非吾輩兢惕之地乎噫耄五十年詩禮家庭耳染目擩罔非此事而及痛纏風樹尤覺擿埴先人所一生苦心專與衛斯文者其將墜地而莫之收拾矣痛苦柰何每念魯中諸彥林立雲委亟欲抱稿一進參訂對校而山川夐邈未易辦得剛恨剛恨

答柳仁叔

秋高矣愼節長第就平否病裏工夫有甚節度治病莫若順氣鍊性若不先調心氣而惟藥石是靠則其不爲損氣壞腸還添別症者幾希矣大抵人之病都由於嗜慾比如烏喙之脯初啗若芥再啗若黍復啗

若九未見其顯有大害旣而叓啗者槖鮮不中毒於是腸腑起火火生濕熱濕熱生風痰風痰生咳嗽咳嗽者未必至死而庸醫投之以藥石欲降火而火愈起欲治痰而痰愈盛左右病源未必不由於此而聞方服治痰之劑竊恐病未除而氣益受損也嘗觀退書中摩擦湧泉之說乎此其道家導引之法而降火滋水莫此若也肉之大會爲谷肉之小會爲溪溪谷之間榮衛行焉湧泉之穴實通溪谷而運乎任督所以養榮衛補真元回陽而奪化者豈藥石之比哉

與權周甫

三昧之日時用書籍自娛否退翁曰必有不可奪之志不可屈之氣不可昧之識見而學問之力日淬而月鍛然後庶可以牢着跟脚不爲世俗聲利所撤倒也此可以爲束帶居官者之鞶帨也如何獻近得葬身於古紙堆中以麟經爲主朱書爲案其餘百家諸書爲左右龍虎不知世所謂九星家以此爲吉宅否也

答或人

向蒙足下不鄙既辱爲之臨門焉又辱與之折年結契焉扳別無幾尺一之牘復墜塵案滿箋娓娓着意

深麗澤自念空踈何能承當其萬一耶雖然旣承俯
就許以切磨敢不畧陳瞽見以求鐫誨焉今之士甫
齠齔卽從事舉業以帖括爲章程以詞賦爲日業
工鞶帨飾竿牘爲干進之圖而其所見識則一二經
史外不復知有何書至若濂洛性理之書則視若外
書雜傳畧不究窮其稍上者則手不知灑掃之節而
口談性命之理目不識祖先之蹟而舌騰程朱之説
蠅襲鮭傳以文其陋而叩其中則空空矣宜其爲高
明之所厭薄而高明之所自爲則過高而入玄牝之
門至微而探無極之初無極是濂圖之首揭而爲萬

化之原也濂翁何嘗膠守無極閉眉合眼留神於冲漠之際而更不以事物經心乎圖說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靜也卽靜中有動動中有靜之靜而朱子猶慮夫靜字或致錯認淪於空寂故改下敬字豈是無思無慮終日尸居而日用常行都不下手之謂乎足下試更取朱子敬齋箴及退陶靜存齋箴熟讀而細究之則當知愚言之不妄矣

前者瀆冒未蒙採納更此分疎殆同磨驢之踏舊跡然既承盛教不敢不供對未知高明以爲如何也老氏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

天下谷者可謂至簡至要而其意不過教他作用已
占便宜是其自便自私之極其巧者也莊氏所謂天
其運乎地其處乎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主張
是孰隆施是這數句語大爲朱子所稱詡而其逍遙
騈拇胠篋之篇丕誕玄虛左乎洙泗之軌轍佛氏所
謂日月歷天而不周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皷而
不動山嶽偃仆而常靜此四句說得動中有靜之理
亦爲朱子所許而彼所謂性卽吾所謂心也彼所謂
心卽吾所謂意也本原旣差萬事乖舛毫釐而千里
者也大抵孟子之求放心老氏之抱一釋氏之牧牛

雖曰一般而須於一般之中看破其不一般處庶可免心術之謬矣是固前賢之所嘗痛辨無容更聒而高明乃游辭更端分疏不已恐亦傳習錄爲祟耳

與金文玉 鎭𣾷

各自煢然在疚迄未握手相唁而又承兄帷堂之位遽空伏惟枕凷哀霣之中伉儷之痛知有不遑而從服未闋饋食無主如之何不弔也不審肇寒哀履支衛諸稺失哺躬兼阿孃這間經歷必有難堪者矣獻奎哀疚所同而頑忍所獨也連以霜露之慕委頓牀席宛轉乞死而猶不辭草木之滋非王非和此何人

哉既不死矣未死之前收拾巾稿俾先人心學不至墜地則尚可以少贖冥頑之罪而編帙浩穰茫未頭緒銀根謬誤無地叩訂哀至之暇不住手修述而恰滿一載尚未斷手痛泣奈何

答金穉實

執事不諦此至頑至冥之狀而猶慮過毁滅性或犯禮戒遠垂存恤勉以節抑哀感則深而愧悚尤極謹審凉秋經履萬謐奮起滄海之徼從事淵源之學脫畧章程之文留意禮經之疑非能自審於內外輕重之辨其能如是乎甚盛甚盛俯詢諸條忘陋供對恐

犯汰哉之誚然此非愚見之臆說爰有考据覽後鐫誨之切仰

家禮告遷條祝板云云處有四而無祝辭何也備要雖有其文而家禮則備要以前書也備要祝辭考諸何書耶

先生丁祝令人憂悉酌古今以爲家禮而書未成而爲童行所竊去先生易簀後其書始出故祝式未備而備要祝辭出於丘氏儀節耳

備要倚廬圖無齊衰幕次何也期服當與大功同幕耶

倚廬圖無齊衰期幕次誠所未曉而間傳父母之喪居倚廬齊衰居堊室大功席小功緦麻床唐楊垂喪服圖說倚廬形制及堊室幕次叙别次第云設廬於東廊下北上廬南爲堊室室南爲大功幕次次南爲小功緦麻幕次并西戶此二條錄於家禮源流所以補備要之闕耶

祠堂章在外香案當於何時用之耶

沙溪輯覽云兩階間卓子盖晨謁及出入告辭時不開中門故爲此設也且家禮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註曰焚香再拜此雖不明言在外香案而可以默識

矣

素王事記釋奠儀復聖述聖兩位不載何也釋奠儀復聖恐是宗聖之誤耶顏子是晉時躋享孟子是宋時王安石建議躋享也宗聖述聖是宋度宗咸淳三年建議躋享而釋奠儀是朱子所定則二聖不載宜其然矣

河洛先後天辨說非不詳矣而朱子曰乾坤之交自其所以成而反其所由生故再變則乾退于西北坤退于西南也蓋以六十四卦圓圖觀之則乾變爲姤坤變爲復而復變爲乾爲坤雖千萬變似

當如是而已而後天圖以乾置西北坤置西南六子隨而互據者何也不如是則乾坤不得用事耶

抑先後之分始自何時耶

先天體也後天用也後天之置乾西北退坤西南震兌坎離得位於四維譬如一家父母旣老而長子主器之象也蓋聖人之微權也後天之易雖建於文王而其象則已著於伏羲之時其理則已具於畫卦之前矣未有此易先有此象未有此象先有此理先天之體本具後天之用後天之用必待先天之體則今曰先後之分始自何時者有若先天之外別有後天

其可乎雖然三皇以前天造草昧故只立其體三王以後風氣日開故兼言其用此先後天位置之不得不有異也程子曰乾坤任六子而自處於無爲之地如人生六子則各任其事而父母自閒風雷山澤之類於天地間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無爲乎又曰乾坤退處不用之地而用六子者人便分君道無爲臣道有爲大抵先後天變置之理極爲難辨故旅軒別爲中天圖而承接之會西又爲疊天圖取兩本更加考訂如何

諸條疑目鄙之嘗濶畧看者而幸因來示始覺其有

疑朋友講磨之益儘不些矣深用欽尚乃敢忩僭猥略綍供對或不近於王曰休解麒麟爲獅子者耶幸垂鐫誨焉

外香案之用於晨謁固然而以不開中門四字觀之則有疑

晨謁之不開中門人不能長齊恐或有不潔故只得門外瞻謁退翁晨謁但行庭拜栗谷要訣亦云諸子異居者就祠堂拜辭但不開中門

先後天體用之辨不翅明白而未知自何時爲先天何時爲後天故爲疑近見花潭集理氣說曰無

極而太極是則先後之分觀於此庶可以領會然

人事不得盡察安敢說天道還覺僭猥也

說卦傳天地定位至水火不相射此言先天也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此言後天也先天天地之始乎後天天地之成乎始也故財成輔相之道肇焉成也故扶衰抑邪之意存焉後來有先後天次序方位之圖而未嘗分屬於無極太極何必私智臆見鑿空說去耶若以無極太極分先後天則此有大不然者先後天雖本一理而翻轉局面者以其體用有殊也今以無極太極分體用說來則太極之先先有無極而無

極之後更有太極耶是不但不解先後天也太極之
理恐似未透花潭說緊多認理爲氣之病故先輩或
有疵議者矣

爲人後者本生父母不幸無喪主則禫吉祭不得
行耶

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
愼齋先生曰無三年者則主其喪者不過期功之親
服除則几筵撤几筵撤則祥禫之廢從可知云云本
生喪無三年者則無祥禫可知而或云祭非爲除喪
而設祥禫是喪中大節目則服雖除而祭不可無此

則於禮未有所攷然本生之喪與他期功之喪不同或者之說恐不害爲禮疑從厚耶未敢質言當有可据然後行之矣

夫爲妻服只言禫盡十五月而除不言練祥變服之節當如何處耶

夫爲妻服杖禫則練時受葛不言可知矣

喪禮沐浴條云主人以下皆出帷外更無入之之文乃於爲位條言主人坐於床東未知坐帷內床東耶坐帷外床東耶

士喪禮有主人入坐床東之文備要亦有入卽位之

文則帷內床東可知

家禮祠堂章出入告廟曰將適某所喪禮朝祖只告曰請朝祖不言某所何也

朝祖不言適某所者可疑而問解曰禮無告辭當闕之退翁曰朝祖無焚香再拜之文蓋靈柩辭廟喪子不可代行云云則適某所者恐亦不可代行而告之矣

祀土地祝開塋稱亾者姓名喪曰稱封謚必有意義而備要改葬時兩祝俱稱姓名何也

開塋祝稱姓名喪曰稱封謚問解亦云未可知或云

檀弓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易名以謚故不稱姓名未知是否倘要改葬兩祝俱稱姓名亦未知何意而家禮源流則改葬時後祝不稱姓名矣

時祭受胙條主人受飯實于左袂者何義

受胙時受飯實于左袂恐以上文祝詣主人之左嘏于主人故實于左耳

間傳曰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又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返齊衰之哭若往而返父母之喪雖有斬齊之別孝子哀痛之心似無輕重若使齊衰之

貌與哭或如斬衰則不謂之稱情耶齊衰有三年有期有杖不杖之殊而如是其統稱何也齊衰之貌與哭無隆殺之節耶

此恐是不當疑而疑也盖不可以徑情而直行也故聖人制爲斬齊哭踊之節苴枲矔梅之容所以節文之也齊衰之貌與哭亦豈無隆殺之節耶復取考儀禮如何禮雖不言隆殺之如何而多旁照處矣

間傳曰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㬠則緦麻升數反有重於小功之服是可疑也衰服升數有葬前後練前後之異此非人人所

能易辨而隨時變改未知如何處之
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是爲尋常致疑者也喪服小記
錫衰傳曰錫者十五升抽其半雜記朝服十五升去
其半則似是今之單縷布而朝服之必以是者可見
其輕細也或云去其半則十四升半也其然乎衰服
之葬練前後隨時變改家禮已省之苟能居喪如禮
雖不能依其制辨行不悖於與易寧戚之訓爾
花潭原理氣寄來多幸示破也花潭明於理學後學
何敢容喙但以太一無形之始爲先天二氣有形之
後爲後天先後天分理氣恐似不然退溪先生曰某

但知篤信聖賢依本分平鋪說話不能覰到花潭奇乎奇玅乎玅處是其許之之辭乎退翁之學平實圓熟花潭之學奇玅幽深與其篤信花潭恐不若篤信退翁之爲無病也

答崔稺受 雲璜

宜春旣爲婚姻之邦闕里又是禮義之鄉則擇里處仁舍魯奚適而一善桒梓獨無睠顧之戀耶貴星之往來於此者舉有瑣尾蒙戎之歎亦可念也歐文忠深愛潁上山水老而致事歸此而終焉後之君子或譏其不以思潁者思廬陵而惜其不老於隴崗之下

也海平卽兄之廬陵恐不若旋軫舊居復我邦族之爲愈也苟以姻婭相從而言則海平之遠宜不若宜春之近而爲兄地故如是耳

答李博如彙溥

窮居養痾直一廢物耳迺蒙記存遠垂惠問良感厚眷而於鄙人尚此念逮則丹之人不其蘇乎其必有捐廩而蠲瘼矣其必有求匃而字惠矣區區仰賀豈直爲故舊不遺之誼哉伏惟榴夏篆履謐重曾聞朱墨之暇行百拜之禮是禮也卽所謂王道之易易也以夫子家人行之於遐徼殊聳聽聞丹俗之淳龐貨

厚者朔覩賦禮想必有興起者矣石屏詩所謂聞說晝簾無一事邑人長聽讀書聲者重爲之讚頌耳

答成學友 時默

便來承尺一之牘汪洋沓容縱橫開闔而悠悠旆旌之氣像自如浚非積月養病呻吟鬱伊者之口氣也外雖體弱而內實神旺不日勿藥是用仰賀獻一番酬往不過一場戲言何嘗有一斑管豹之見於作者之文而與執事論辨也又况文者載道之器也於道旣無寸咫之見則設有所開口論辨卽一眇者之盤籥也人豈不笑之哉雖然執事旣屑與之往復焉則

有不容終默敢以平日所得於昔人之言誦而質之執事其不以爲妄且僭耶夫文與道非二致也文不足以明道豈文乎哉三代以上其道明故其文簡三代以降道晦而不章故其文稍繁然其所以明道一也道充諸身行被乎言言而無迹故假文以發之若墳若典若經若傳之文特言其天理人倫之常修己治人之道禮樂典章之具其文萃然而崇燗然而深炳然而章肆然而易直以其見道高明也至若莊列荀楊潘陸之文其辭浩浩而不窮其章斐亹而錯見或馳騁廣漠之外窮幽而極遠或搜輯艱深之字險

僻而瑰怪雖則雲蒸電燁綺麗縠紋而求其合於道
者片言而不可得以其見道不明也唐宋來韓柳歐
蘇以文鳴周程張朱以道尊遜志子曰昌黎之文道
不足以逮文程氏之文文不足以勝道愚則謂此亦
非知文者也文外無道道外無文是何文與道之二
而分之耶道不足以逮文則其文固非斯文之文而
文不足以勝道則道之所存文不在玆乎劉子澄嘗
曰宋朝文字太極圖說西銘易傳春秋傳序是已今
觀此文字不加斧鑿而自成體製其意正而醇其氣
平而直其陳理明而不繁其辭宏而不放簡而不遺

大可以經天緯地小可以制禮作樂其爲文也不其彬彬乎唯彼厭常而喜怪背正而嗜奇若弇滄荆鹿之倫濶步張拳竪頞扼拏祖盤誥而禰檀左昆先秦而弟西漢自謂振古之傑而畢竟掇拾韓柳家殘瀋依樣葫蘆也雖其巧而猴棘端侈而繡土木安足爲文哉況今之爲文者支離而非紫陽之軌範怪異而左弇滄之轍迹者乎若非洗濯刮磨而力祛其弊文殆未易言也執事既有意於斯言請以吾言質諸當世之文人此非吾之言也乃前人之言也

示喩縷縷文思益健理致愈暢精神筋骨淩非二竪

所困稍待春和起得沈痾則始知吾言之不誣矣夫文者枝也道者幹也文者焰也道者膏也膏不加而焰舒幹不大而枝茂者未之見也然文與道之判裂爲二者亦已久矣有道之文今未可得見而就以文人之文論之自韓柳凡幾變而膚立於宋茅靡於元明每變而每下又況今之爲文愈降於元明者乎若論爲文之法則有製體焉有章程焉有條理焉有格力焉古今之爲文者疇不曰具是四者而亦唯在述者之能與不能耳凡有著述意以命之思以運之氣以昌之體製欲其完不完則端大而末微始龍而終

蚓章程欲其嚴不嚴則前甲而後乙左鑿而右枘條
理欲其暢不暢則散亂雜糅而不成章格力欲其健
不健則破碎斷裂而不可句今看韓柳歐蘇之文其
體製何如也章程何如也條理與格力何如也如獻
者於道無所聞於書不能讀雖寒暄尺牘亦費多少
神思意塞而筆澀氣沮而詞慼絕沉浸濃郁之味多
冗長支離之態如此而抗顔論文多見其不知量也
今有一嬾婦能言織文之法理絲欲細夏采欲熾幅
尺欲廣刺繡欲巧雲雯霞氣繡其邊天吳紫鳳絺其
中而令其婦躬自登機則終日不擲一梭豈不可笑

也我良自媿汗

與李始伯敦稷二

阻久矣骯念此懷想之苦否不審近上寓履珍謐居住縮轂之地柴門剝啄自難寬謝下帷看讀恐難專一而朱先生曰人皆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者政如不解使船却嫌溪曲也若解得時瞿塘灔澦尚如平地況溪曲乎望須大段着精彩做去如何

與李謹休晚慤

堂記焚爇擎讀有足以感發頑愚不但永叔之得坡文終日喜而已盖新本切實懇惻條貫有序如何臺

溪味道堂記舊本精神迴出激仰鼓發言止而意不止若劉氏墨庄記儘可以傳後而亦我先懿賴而不朽矣然晦翁所謂君子之顯親者不求諸人而求諸已不務諸外而務諸內者豈不媿且悚乎况所以謁於公者要得君子之言以自警惕冀有以少補前日之蹈而乃反稱許過當有不敢承當抑欲不沮人以難而納之於善也耶拜嘉銘肺無以爲報也二篇俱美而後本尤得古記體似當以是爲正矣然於草稿中幷存之如何前人文集或有如是者耳獻屬茲哀暮唯有讀書修身無忝遺矩歸侍之日庶有以藉手

而疾病交攻心無以接續終恐荒墜先緒耳奈何

答李重休 晩愈

承訊審棣履冲謐大寒之候若是暄姸可謂時氣失節然兄甚淸寒矣穉兒輩單衣負暄亦自不妨耶羡慎幸得少安迨此病間之日猷爲者何事須聳起精神樹起筋骨或讀書或應事肅然如軍壘之不可犯則不但氣像之差强小少疾恙自然退伏矣

與權婿好淵

謂方在家聞已戾洛遂事勿說未委行李無撓旅履晏勝文臣試藝可得前列否方今燿靈蛇握䲭龍者

皋是仍叔之子君雖能殖根芳苑飛藻雲肆終是聘而未行之處子也何可與人爭媸妍耶人謂仕宦遲速在涉世淺深而分之所定一毫躋攀不上豈涉世之力所可襲而取之哉士當以退翁所謂退人一步低人一頭爲第一義始可免失身之累矣幸卽退修初服讀書三五年則便見內外輕重之分自有不可奪者矣

答徐婿五淳

程氏之門已仕者忘爵祿未仕者忘飢寒豈非以其樂有加於爵祿而其憂亦有甚於飢寒者哉吾人職

事唯有竭力事親杜門讀書此外悠悠無足置胷中
凡讀書不進者皆由心志未定外物有以奪之耳如
其專心致志若胡文定羅浮工夫則焉有不進之理
耶

答李載基

雪風一輪帶得木蘭鐘聲以審攜笭箵入山寺讀履
清謐左右以古家孤童能辦得來此事須聳起精神
樹起筋骨讀得三五年不長進趙州和尚所謂截取
老僧頭去若復爲君誦之苟以省定之曠爲憂則此
有不然者家有白眉在不必憂滑澾步武密邇音問

朝夕相接古人遊學者亦有寄食自足傳信黃耳者矣退書疑劄曾聞諸先輩欲爲而不能況我輩膚淺何能盡解秪得闕其疑而畧畧供對亦未必其眞的如何也朱子謂讀書有不解處方是進又曰做到極辛苦不快活處方是好消息來至哉言乎

雨種惡徵

恐是雨穀種年前曾見天雨穀其年旱荒不然則或是雨字之誤耶

乙亥字

恐謂活字乙亥年所造耳

東漢間自好人物

朱子嘗謂東漢諸儒直是自好人物

四印

恐是地名或別號也

易理策

其時以易理出策題栗谷高峰并登第耳

臂珠

恐是文烈影幀手持禪珠此其麗末習欲去之耳

陶山天職

依用朱書武夷之職事耳

鄒御史事

宋鄒浩言事謫配嶺外

上家大人

隸回伏承下書謹審直中氣體候萬安向來承氣之症旋卽復常伏慰而桂附連服雖有扶元之力恐致助熱之害似不若蔘芪之雙補也　經書兩遝一時并開儘我邦國無彊之休臣民慶抃曷有其極伏想日侍　經幄密邇耿光竭平素矜曝之忱盡今日論思之職而三昧沐浴未易頻請五更霜靴亦難供劇區區伏切慕羨之誠闕門抵泮步武稍遠朝夕傳餐

安有一點温氣近闕之地或有可接之館則從便借
供庶免過冷矣子慈瘠恒患沈緜而癃症間發藥餌
無靈焦悶何達俄過生庭則出示西山衍義曰此書
允合進講先儒亦有以是請講者故兹敢仰稟耳
官隷來伏承下書謹審氣體候萬安水泉清佳政好
調養土俗淳厖亦易臥治所謂孰云其薄我愛其清
者實際語也第秋來仙境不免遊客之擾或無貽惱
耶鐳兒幸有瑞弟提攜而能屈首讀書否血氣方壯
易致流循截趾適屨是可慮也

上伯氏

東風煽和紫荊生華比時戀慕尤倍平昔伏不審仕體萬安陵齋幽閒政好讀書而頖托則恐不免嶺人過從之擾昔子瞻寄詩子由于長安有曰遙知讀易西牕下車馬敲門定不譍古人榮進之初弟兄相勉有如此敢以此仰勉而但兄寄於弟弟告於兄事面稍別耳舍弟省定之隙讀退書一帙實義理之府庫文章之津涉也素翁稱之以小朱書豈欺我哉

霜清木落秋光泬寥誦叔夜歸鴻之句瞻慕政深際伏承下書謹審仕體萬安伏慰而竊伏聞璜聲四馳洛中人士羔鴈成群退翁嘗云吾儕一爲人所知所

譽便是不好消息是可念也貞齋聯句寫出各氣像誦其詩可知其人而不知其座上誰爲軒轅彌明也新蓂已開七葉瞻慕更覺一倍矧當今晨慟慕情私益復如新而兄主則孤寄懷緒尤當難按伏惟直中體候履端萬祉舍弟父主體力一樣康泰而年德俱邵喜懼交并元朝萃兒孫於膝下使之各誦所誦書旣又親誦古經數三篇氣像怡愉榮衛舒泰新歲之慶孰加於此但欠兄主不在此席共此至樂也

答再從弟周玉 冕奎

喪亂中睽離之懷政自難按際承遠存以審令體在

旅康重每承尋巢之示而竟歸虛套唐人所謂林下何曾見一人者此之謂也爲貧祿仕聖賢所不禁而但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今日類邱安知無羅宅仁椰榆之鬼耶從七朔之内哭一壻一婦忽情不及情之間無以自裁所以外彫内鑠便成癃痺屬乎形骸者已無可言而關乎神明者便與人隔只自悼憐

耽羅新 除感祝鴻私擁旄雄藩固可謂榮顯而千里瘴溟波譎濤詭兼危涉險恐非六十之叟所能堪當爲慮不淺但前書中失口奉箴者終歸於會稽愚

婦之見令必一場快笑矣從年來病源專由風濕頭痰乘虛流注無常最爲難堪耳

與再從弟而瑞

幾度倒繃了今而後得老婦舞柘枝喜可知也況侍下貽悅者乎臚唱不遠應椅之具何以辦得耶拙約措備尚可挨過而從此世路百盤九折其憂始大耳楊誠齋贈頭陀詩云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李南金登第後詩云如今各樣新裝束典却清狂買却顛雖皆一時戲語其加意檢束亦自有味幸須內樹其志外褆其身所以行於世者則每以退人

一步低人一頭爲第一義諦則不但寡悔而已君其勉之

邇來病思斂自鬱陶風旐一輪稍舒離憂以審旅履珍謐但久羈辛楚必有極難堪處誰鎩歸鴻之翮而若是低徊耶前頭榮枯自有天定古聖賢朝夕見邪天只在眼前至若世間事如浮雲流水不足留情也聽此不以爲迂遠耶

寄長兒鏳

來書入手稍釋積懷而得信於一句之外戀復如舊耳日間凉生大衙氣力萬安汝侍况亦依前課讀謂

不全廢然汝之懶習在家已然況落在繁華窠中安保其勤着裁須逐日早起省定之外只事看讀古人之要訓格言或劄錄或諷誦使不忘于心裏聲色修異之物一切屛却不接於目前則心地恬閒而所用工又爲實得矣勉之勉之晦翁與受之書曰居處須是恭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喧譁又曰勤謹二字循之以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以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夫受之之賢而擩染詩禮者焉有是事而其戒之尚如此況汝之癡騃又乏余

敎方者哉千萬念之無以此爲空言也

寄仲兒鎣

不望而望榜聲際到差強人意而老儒孫山良深咄咄若云使汝易地則在昔則常情在今則近詐而如其并雋則豈不圓滿耶霜候總寒旅況佳迪粉墨之例固難免而若俚謔駭戲不可曲從以損擧止也應榜諸具何以辦備此書想到於臚唱之後凡具豈畜不必追論而此後則務加拙約方不失儒家本色所送極尠似甚窘束然村中諸儒回貲略略佽助也安交諸山必陪令從榮埽而歸可免厚責此吾所不能

至今爲恨故耳齊倡切勿爲之徒貽空費且詩禮家人所不屑者况汝年幾三十可效粉華之態耶

寄良兒鋧

稍寒念稍燠念雪霜風雨念念不能忘者唯汝之能讀不能讀也未委近日讀况何如汝每患失音不能劇讀須詳看小註傍看他書而亦不必貪多滅裂犯朱先生餠餌膾脯左拏右攫之戒只得優游饜飫勿使一念有走作之弊方有實得須體此意也

續見汝書甚慰懸念而所不能忘者汝軀不充健耐苦爲難性又懶散攻苦尤難果能晨夜誦讀不至悠

浪否鄒書讀得幾卷了後讀魯語而小註兼看也論語一書無非要切苟能熟讀此書非但飭躬措事受用有裕雖斲而爲文章其機軸未必不在於其中朱先生曰諸經是打禾爲飯四書是熟飯又曰譬如砂糖孟子說糖味甘孔子只將糖與人喫豈欺我哉性理大全非不好矣浩汗未可要領譬如顯處看月終是夜景心近等書精約自有肯綮若牖中窺日却尤分明必爲借看也

農廬集卷之四目錄

雜著

諭學

呂生問答

春秋問目

春秋義例

春王正月辨

春王正月後辨

帝王家兄弟相繼昭穆同異親盡祧廟辨

聖歳辨

農廬集卷之四

雜著

諭學 四則

學之名肇見於說命復著於周頌易繫而不言學之爲何事至論語始詳說而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然則聖門爲學不出於天叙人倫之外日用事物之間蓋將以崇德廣業成己成物也徒守章句非學也能記誦

非學也多文藝非學也一自學術分裂舍本而求末有以綴拾纂組爲學者矣有以汎博貫穿爲學者矣有以支離註疏為學者矣擬規畫圓模矩作方嫒嫒姝姝自以爲學而文以滅質書以溺心托真以售僞飾義以濟利以資發塚以爲禽犢至若剽竊帖括儷黃媲白之類尤是經學之賊文字之妖而為父兄者以是而訓勵為子弟者以是而傳習自家好箇心與性都被利祿所潰淩浚奸竊黠反不若不學之為純愚也然是豈學之罪哉聖人設教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記政事之實詩以導性情之正春秋以示法戒

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窮理明善遏欲敦仁之奥四子備矣立教明倫敬身稽古之要小學著矣存養力行臨政處事之道近思錄詳之矣非訓詁無以辨聖賢之旨義非誦習無以考聖賢之成法非文詞無以立修辭之誠以為末也而不離乎本以為精也而不離乎粗亦唯在用功之如何耳孝悌忠信禮義廉耻以褆其躬求師取友誦詩讀書以博其文存省乎思慮隱微之際剖析乎義利毫忽之間知行并進本末俱舉則章句亦學也記誦亦學也文藝亦學也飲食起居應事接物無非學也由是而希賢希聖由是

而尊主庇民學者何不慥慥焉所謂舉業特俗儒干名之術也淩非篤學之士所可為者而居今之世出身事君為貧祿養舍此無他術矣故朱子荅黃直卿書曰二孫依本分做舉業不至大段良貝又曰伯豊之子見留精舍作舉業淳謹朴實可喜也此非朱門所禁絶然若其先立乎大者而出而應之容或無害而朱子亦有科舉之學壞人心術其技愈精其害愈深之訓者誘以朱門所不禁而流循不返則妄矣學之爲言效也稽古者必自隱括曰古之聖賢如彼其尊榮而今之衆人獨何汙賤之若此也聞其嘉言

則效之見其善行則效之一言一行求合乎古人者是所謂學也然效其言甚易而效其行實難如其不用躬行而只要說出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也若仁若禮若忠若恕一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孔子不去彼所以趨亦趨步亦步逐步步依樣做去者即效其行也行之於學猶車之有輪也馬之有蹄也鳥之有翼也不翼不名為鳥不蹄不名為馬不輪不名為車舍其行則不可以名為學也君子修之而為聖為賢小人悖之而為狄為獸焉可忽哉難立而易傾者名也難成而易毀者行也積之如升高分寸躋

攀而失之於毫忽一落千丈雖其才藝極其美文章極其華言語有可稱而行一有不掩則人必疑其心而攻其瑕并其夙昔所為者而棄之小則閭里識之大則鄉國議之遠則後世譏之尤豈不可懼也哉是以學古之士修之於闇室幽獨之地謹之於細行幾微之際洞洞屬屬日淬月鍛朱先生所謂寄一生於虎尾春冰常持雪未消草已生之戒者此也夫身之欲貴家之欲富口之於肥甘耳目之於聲色人之同情聖賢之所不能無也而不以其道得之視之如汙穢不潔若將浼焉曲肱飲水而不以為窶短褐或蔽

而不以爲憂所憂者惟道義之不及古人令名之無聞於世也彼晉楚之富趙孟之貴當時豈不翕赫而到今如浮埃游塵民無得以稱焉顔子終於陋巷原憲老於繩樞困窮飢餓以沒其身而道義令名歷千歲而愈顯豈由於行與不行耳志於學者先知其內外輕重之辨而取舍之則其諸庶幾乎學矣

士之爲學莫先於擇術而擇術亦難矣仲尼之門擇善固執傳得其宗者顔曾而已至若子弓子夏子張之學一傳再傳或淪於異端其始也問學聖門焉有不善而特其擇善之地有毫釐之差流弊至此耳一

自道術分裂人之醇慤者拘於記誦敏秀者衒於詞章智數者鶩於功利有宋諸儒金陵則失於執拗眉山則失於震耀獨程夫子為正學之淵源而及門高足如呂原明謝上蔡馮東臯俱不免滲禪以龜山之賢亦中常摠之毒傳習之際豈不端的而烏頭力去遂致差失晦翁同時有永康金陵之學而一則馳驟於事功一則專力於尊德晦翁有兩頭明中間暗王霸并用義利雙行之譏當時正學之横出一枝與晦翁而鼎立者金華也廣漢也廣漢之學嚴於義利之辨浚之勇行之力而所造愈深金華則下學而上達

扶持絶學教育英材而晦翁擬云南軒䟽畧從高處去伯恭䟽畧從卑處去二賢亦有未盡而然耶獨晦翁則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學問思辨之際又極其大而盡其精孔孟周程之道燦然復明如日中天至若析世學之繆辨異教之非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蹪於荊棘擭穽之塗其繼往開來安社捍邊之功至矣盛矣然問學者或不免支離之弊故其答陳膚仲書曰陸學固有似禪處然近覺朋友專事聞見於自己心身全無功夫每勸學者兼取其善非欲學其兀然無作此所以

警後學也有程篁墩者藉是而作道一之篇合朱陸而齊執正所謂薰蕕一器也正學東來羣賢輩出靜退唱之於前牛栗繼之於後語道有定名言經有定旨為學有定序後之學者紹而勿失宜其無擿埴之迷然其間亦有拘於記誦者有衒於詞章者有騖於功利者有執拗震耀之兼於一身者侵假而眩真若優孟之於叔敖夫豈無一線不絶得靜退之嫡傳者而亦無以自別於羣僞之中唯在學者之辨其真僞擇善而執之耳夫擇術如擇種種桃者得桃之實種李者得李之實種稊稗者食稊稗之實種五穀者食

五穀之實豈有種桃而得李種稊稗而食五穀者哉學非讀書之謂也將以學聖賢也然而聖賢邈矣特所存者言耳其不可得以言傳者則不在於書輪扁所謂糟粕是也糟粕之於酒固遠矣而與其懸空而求酒不若就糟粕而求之故學聖者必讀書焉非讀書無以學聖賢也讀書者先要聳起精神對越方冊將古入問答便作今日耳聞則羣聖羣哲儼臨於黃面之鄉而顧眄之光燁然如在目前豈遠乎哉如令堅窜越之志下董生之帷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浸灌培益於諷誦講習之際自然意味深長義理

融釋心得而身體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已所未至者尚可以勉而進雖未至亦可以維持此心德性不懈猶作學問中人顧聰明有通塞才姿有敏鈍聰且敏者雖博取之無妨而如其雜然并進不由其序則比若枵然之腹入酒食之肆餅餌鱠脯左拏右攫而未嘗一知其味不知向之所食果是何物則亦何益於口哉故讀書貴精而不貴博雖敏底人必作鈍底工夫者此也人有恒言苦無記性而古人有讀周禮疏者讀第一板訖焚了讀第二板又焚了作焚舟之計陳烈先生初無記性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

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者立心如是安有不記之理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杜預云優而柔之使自得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管子霸佐也杜預武夫也其於讀書猶云如是况士之希賢希聖者何能以滅裂有成哉

呂生問答

甲午春余以心制居埅廬讀禮有呂生者過而停宿衣巾雖了鳥而坐必危言語惟謹不似尋常過客見

丌上展家禮摘袒免條曰免有制乎曰免以布廣一寸從頂中而前交於額上卻向後繞於髻者鄭氏說也呂生曰是固鄭說而鄭氏以前未之聞也記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服之旁殺而至於緦僅為三月則自此之外不更有服然而由四殺五不可頓如路人故脫露半袖是謂之袒解脫吉冠是謂之免免之爲言正是免冠之免不當別爲一巾名曰免而讀之如問也曲禮曰冠無免勞無袒侍君子者以袒免爲不恭而無服者之屬用以變其常以致哀焉經於緦曰三月而袒免無期日也旣無服

又無期日故第行之於始死之時其斯以爲戚矣禮
經本文止言袒免而更無一語訂其何樣爲免是縗
經冠杖實有其制而袒免則元無冠服故不言其制
也杜佑通典亦致疑於此雖其叙載喪制卽免加緦
若用鄭說而特註其下曰絻制未聞惟鄭氏云云則
佑固不以爲安矣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
子免而婦人髽凡言免皆與冠對則免之爲免當正
讀爲免矣喪而免冠不惟五世無服者用之雖斬齊
者未及成服亦嘗用之在衣則袒在冠則免以爲變
常之始也賈公彥之釋袒免終始遵鄭說而獨於此

特云冠尊不居肉袒上必免故踊必先袒袒必先免此非正讀爲免者乎且免之爲免不獨始喪然也喪服小記曰旣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又曰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又曰君吊雖不當免時主人亦免凡此三節皆以冠對免小記又曰斬衰括髮以麻免而布蓋父母皆當以麻括髮而古禮母皆降父故減麻用布示殺於父也此之謂免蓋應用而許其不用故特言免以明之若如鄭說以免爲絻則居母喪者降而著五世以外輕殺無服之冠豈其理乎曰子言似有理而朱子之於家禮

亦從鄭說何也呂生未及答有吊客至廬遂起去挽之不留不能畢其說且叅訂他疑禮可恨也因叙其言以訂通典及小記果可疑也禮失已久矣漢儒固多傅會而有宋諸賢眞之能攷家禮又為禮家之三尺固不敢違也然呂生亦可謂窮理明禮之君子而飄泊而人無有知名者悲夫

春秋問目

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亦云史外傳心之訣也學者之所當講究也然講究亦難矣漢以前著傳者五家而左氏公穀氏行於世漢以後釋經者數十家而獨

胡氏傳於世釋中有釋解中有解而猶有餘蘊未盡推勘若非明理君子豈容無疑晦也古稱其義有八其例有十五其科有三其旨有九亦有稱大義數十者是可一一而明言歟說左氏者曰春秋者上遵周公之制下明將來之法言公羊者曰夫子作春秋將以黜周王魯解穀梁者曰平王東遷夫子傷之所以明黜陟著勸戒三家之說孰得孰失歟春王正月胡氏以為夏時冠月周正紀事然則所書之月與月下所書之事尚差兩月聖人作經者是其紛更多事歟書日食者三十有六或日或不日而其不書朔者八

左氏田官失之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日有常
度曆有定算三傳之說各自不同何歟鄭伯克段衛
鱄出奔其爲弟則一也而或言弟或不言弟趙穿弒
君而書曰趙盾弒欒書弒君而書曰晉弒弒君則一
也而或名或不名亦有義例之可言歟惠公仲子公
羊以爲桓公之母穀梁以爲惠公之母夫人子氏公
羊以爲隱公之母穀梁以爲隱公之妻一仲子而惠
桓各異一子氏而母妻不同稽諸魯史孰非孰是尹
氏之卒左氏曰君氏聲子也公羊曰尹氏天子之大
夫二氏之說孰得其眞歟桓之無王以其無王法也

而魯無王法者豈特桓公也定無正月以其不正始也而魯不正始者豈特定公也桓公四年七年不書秋冬胡氏以為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桓公弑兄天討不加故特去秋冬而魯之諸君有罪無討者奚翅桓公也邾儀父盟于蔑穀梁以為眛地名也郕伯來奔公羊以爲盛伯失地之君也趙穿侵崇公羊以為柳天子之邑也蔑與眛郕與盛崇與柳經傳之不同何歟葵丘之盟左氏曰不務德而勤遠畧公羊曰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穀梁曰陳牲而不殺明天子之禁三家之言孰長孰短歟齊人伐山戎公羊曰稱人貶也

穀梁曰善之也善者是乎貶者是乎齊仲孫來公羊曰公子慶也胡氏曰齊大夫也其為齊魯孰從而辨之禘致夫人左氏曰哀姜公羊云聲姜穀胡云成風其為風姜孰從而知之滅項之為魯事左傳詳之而公穀之必謂齊滅何所据也吳札之名公羊以為賢季子也而胡氏之必謂貶之何所責也有年之書左氏謂志喜而胡氏之謂記異何也沙鹿之崩三傳云記異而漢書以爲休祥何也公羊論隱桓貴賤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謂子以母貴則可也謂母以子貴可乎此所以啓後世妾母陵僭之禍矣穀梁論衛輒

事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尊王父可也而不受父命可乎此所以啓後世父子爭奪之禍矣左氏以鬻拳兵諫謂愛君諫則可也而以兵脅君可乎此所以長後世人臣弒逆之漸矣趙鞅入晉陽以叛穀梁曰以地正國也後之臣子有據邑以叛而以逐君側之惡為辭者矣公子結媵婦遂盟公羊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生事異域以安社稷利國家自諉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其罪在祭仲而公羊以謂合於反經之權後之大臣有廢置其君如奕棋者矣若此之類名曰

解經而實則亂經也不可不辨也大抵春秋魯史之名而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為夏殷春秋國語云羊舌肸習於春秋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春秋之名非特魯史為然聖人蓋因魯史爲經而取二十四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約于一萬八千言之間作萬世之典憲故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屬參春秋屬商而左氏有傳而子夏無傳公穀俱是子夏之門人而二人著傳言多異同此不容無後人之疑公羊傳解云聖人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至漢乃著竹帛戴宏序云公羊凡五傳而至漢景帝時胡毋子都始著

于策口授相傳百有餘年能無傳訛之弊耶郭公夏五之傳疑厥憖屈銀之殊稱鄭簡葬日之五月六月聖人卒日之巳丑乙丑難保其必無謬誤介甫斷爛之疑即以此也至若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出於史記趙世家魯侯禦宋得雋乘丘而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出於檀弓秦穆居春秋之始而其女爲荆昭夫人出於列女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其君陪楚莊王葬出於滑稽傳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鄭穆公之年扁鵲醫療虢公而云當趙簡子之日日月顛倒事實繆誤是皆傳訛

之所致耳諸生之講明春秋者雅矣盍各條卞使聖人之旨闡明於世不俟請亦上下其論焉

春秋義例

春秋之經造端乎魯而及其至也為東周造端乎一國而及其至也為天下造端乎一時而及其至也為萬世尊君抑臣內華外夷尊王賤霸正誼明理而其言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所謂寬猛之宜是非之公而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有所謂三科者曰張三世曰存三統曰異內外也有所謂九旨者曰時曰月曰日曰王曰天

王曰天子曰譏曰貶曰絶也五始者元爲氣之始春爲時之始王爲受命之始正月爲教令之始公即位爲一國之始也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爵也二記者天子記崩不記葬諸侯記卒記葬也九師者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城邑曰圍造國都曰入毁宗廟社稷曰滅詭道勝之曰敗輕行而掩之曰襲悉俘之曰取三與者相遇之謂會我欲之謂及不得已之謂暨四還者出惡歸無惡之謂復歸出無惡入有惡之謂復入出入皆惡之謂入出入無惡之謂歸三諱者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

也三辭者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也其例
有十五一曰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即位不
行其禮不書三曰納幣送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
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不用夫人禮書卒
君見弒諱而書薨五曰適子生則書之公子大夫在
位書卒六曰公女嫁為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歸娣
歸媵致女卒葬來歸皆書為大夫妻書來逆而已七
曰時祀時田苟過時越禮則書軍賦改作踰制亦書
之此策書之錄乎內者也八曰諸侯有命誥則書卒
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不書雖國滅不告敗勝不告

克亦不書九曰雖霸主之役令不及魯不書十曰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適諸侯雖告不書十一曰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告則書此策書之錄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無不書王臣有事于諸侯則以內辭書之十三曰大夫已命書名氏未命書名微者不書名氏書其事而已外微者書人十四曰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衆稱師師君將不言師師十五曰天災物異無不書外災告則書之此策書之通錄乎內外者也褒貶之義又有九焉一曰悉書以志實朝聘用兵之類悉書以著事實二曰略

常以明禮祭祀婚姻等合禮者皆常事不書三曰省
辭以從簡帥師不言君使之類是也四曰變文以示
義經文比常例變一字必有褒貶之義五曰即事以
見義不成例者但於辭中見褒貶之義公追齊師至
酅齊人來歸公孫敖之喪之類是也六曰記是以著
非書子同生及葬諸侯之類是也七曰示諱以存禮
內惡皆隱避其文以示臣禮是也八曰詳內以略外
內卿卒皆書被伐皆言某鄙之類是也九曰闕畧因
舊史宣成以前人名及甲子多不具是也又有所謂
二義焉曰辨名實之際正必書王諸侯稱爵大夫稱

名氏四夷大者稱子此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伯者與中國無霸而夷狄橫大夫專兵而諸侯卑此春秋之實也於是有去名而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中國有伯則楚君侵伐不稱君又有去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霸則諸侯不序是也曰謹華夷之辨自晉伯中衰楚益侵陵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書楚事無不致嚴而書吳越與徐必與中國異辭所以信大義於天下也曰辭從主人主人謂魯君也夫子魯人因魯史作經故曰辭從主人此其為春秋之義例而例有違例義有特

筆盟則書盟會則書會卒則書卒葬則書葬戰則書戰伐則書伐弒則書弒殺則書殺因其事實而吾無加損焉此達例也其或史之所無而筆之以示義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義者此特筆也元年春正月此魯史之舊文而加王字是聖人筆之也中國諸侯有葬吳楚之君者而吳楚之君不書葬是聖人削之也晉侯名王而書之曰狩所以存天下之防也甯殖出君而書之以出奔所以存人君之戒也不但曰仲子而曰惠公仲子不但曰成風而曰僖公成風不曰陳黃而曰陳侯之弟黃不曰衛縶而曰衛侯之兄縶糾

不書齊而小白書齊突不書鄭而忽書鄭立晉而書衛人立王子朝而書尹氏此皆聖人之特筆也至若王人雖微必序諸侯之上所以序君臣之分也書晉申生許止所以明父子之恩也書衛鱄秦鍼所以明兄弟之義也傳稱隱為攝而聖人書之曰公則非攝也卓之立未踰年而正其名曰君則罪里克也齊之無知陳之佗踰年之君而書之曰殺正討賊之名也天王狩於河陽壬申公朝於王所明因狩而後朝也公自京師會諸侯伐秦明會伐而如京師也公子結媵婦遂及齊侯宋公盟著結之專也公會齊侯鄭伯

於中丘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著翬之擅也葵丘之會周公與焉而已書曰戊辰諸侯盟於葵丘明周公之不與盟也溴梁之會諸侯咸在而已書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此聖人所以别臧否以彰黜陟舉得失以著勸戒一字褒鉞凛然若秋霜春日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嗚呼其至矣

春王正月辨

伊川先生云周正建子之月非春而書春則行夏之意而假天時而立義胡氏因是而傳春秋曰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

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明矣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也周正記事示不敢自專也以上叚言則周不易月易時矣以下叚言則周雖易月而不易時矣朱子嘗致疑於此其答胡平一書曰所謂春王正月其下所書之事爲建子月事耶建寅月事耶若云建子月則春正月豈非改月號而以冬爲春若云建寅月則是用夏正而亂周典矣以建寅月爲歲首其下所書之事卽建子月之事則春秋所書之月與月下所書之事常差兩月聖人作經恐不若是紛更多事也其

答吳晦叔則却云春秋旣是國史則必用時王之正
但天時則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以此考之則春秋
月數乃魯史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胡氏
朱子之說固自不同而朱說亦復前後縣異此爲千
古未決之案也然愚見則書所謂秋大熟不足爲不
易時之證何者周正季秋卽夏時七月七月之禾實
穎實穗已可以占秋之大熟下文又曰盡起而築之
歲則大熟如其已熟卽爲刈穫何勞起築此可見秋
大熟實非秋已熟之謂也恐未可以是致疑於易時
也朱子跋李小膺胜說云石林葉氏考左傳祭足取

麥穀鄧來朝二事經傳所記例差兩月云云而今攷
穀鄧之事殊無差兩月之證而烝祭足之麥則麥固有
早熟晚熟之時又何足以此為訂耶隱公九年三月
書大雨雹胡傳周三月夏之正月則其曰不易月者
自相矛盾矣桓公十四年春正月書無冰胡傳仲冬
之月煥而無冰則其曰不易時者亦相掣肘矣莊公
七年書秋大水無麥苗麥苗卽夏月之物而其曰秋
無者非易時之證乎定公元年書冬十月隕霜殺菽
菽是秋熟之物而其曰冬殺菽者亦非易時之驗乎
其外九月螟十月螽九月雩冬不雨等諸段所書罔

非易月月易時之左契也且泰誓云唯十有三年春大會孟津武成云唯二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渡孟津漢律曆志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後漢陳寵傳云周以子月爲春商以丑月爲春是又易月易時之明證而春秋本註中吳氏汪氏之不敢信於胡氏者豈非以此也耶然則答吳晦叔書乃朱子未定之見而答胡平一書其爲晚年定論明矣至若桓之無王胡氏云以其不朝王也定無正月以其不正始也而魯君之不朝王不正始者不特桓定而或有或無此或

非闕文而郢書燕悅者耶只待地中得夫子家奴出來耳後讀欒泉集亦有此卞而證外傳則詳於此而證本經則闕焉其大旨則畧同而亦有差殊者矣

春王正月後辨

春秋之改時改月已於前辨詳之然此特春秋為然攷諸經有專用夏正者周易曰兌正秋也曰八月有凶曰七日來復有錯用二正者周詩曰一之日二之日曰為改歲周正也七月流火四月維夏正月繁霜夏正也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歲終稽其功周正也正歲簡稼器上春獻種中春始蠶春秋以本鐸修火

禁十有二月斬冰夏頒秋刷春蒐秋獮夏正也當時
固錯用二正唯春秋則記事之文也時王正朔不可
改易諸國事實不可顚倒故專用周正耳或曰蒐狩
烝享春秋亦用夏正此亦有不然者桓四年正月狩
于郎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桓七年正月烝五月
烝春秋之例常事不書此其不時故書之烏在其用
夏正耶然均之為經傳而同吾說者證之異吾說者
沒之則必起後人之惑故復舉其錯用二正者辨之
云爾

帝王家兄弟相繼昭穆同異親盡祧廟辨

兄弟相繼廟室昭穆有二說焉一則曰嘗為君臣便同父子當各為一世一則曰兄弟不相為後當同昭穆共一位昔魯僖公繼閔而立文公有事于太廟躋僖於閔左氏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穀梁氏譏其無昭穆胡氏云父死子繼兄亾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為世一矣朱子謂周孝王時武王親盡始立武世室孝王乃共王之弟而各爲一世其於祧廟議狀哲徽欽高兄昭弟穆此以兄弟異昭穆為是也何休註隱桓閔僖當同北面西上孔穎達正義閔僖不得為父子同爲穆耳此以同昭穆為是也若從何休孔穎達之

說則齊孝昭懿惠兄弟四人相繼而立衛懿戴文公兄弟三人相次而立一室之內將無所容矣若從胡氏朱子之說則齊頃不得祭其祖衛成不得祭其曾祖烏乎可也古制今不可考然唐武宗時升祔文宗以親盡祧代宗而及宣宗即位復代宗神主於太廟以代宗於宣宗爲高祖故耳禘祭祝文於穆敬文武四室稱嗣皇帝臣某則此乃異昭穆而親不盡則不祧耳其必有古來相傳之禮典矣程子亦曰如吳太伯兄弟四人相繼則遂不祭祖矣故廟雖多亦不妨祧只祧得服絶者以義起之可也夫昭穆雖異而祧

必待親盡則雖九室十室而實無祖曾徑遷之嫌矣雖四入三入相繼而不失祖禰傳統之重矣此天經地義萬古不易之正論也今考退溪先生答奇高峰別紙有文昭殿昭穆圖仁明二廟幷居昭位而一室難容則有不得已通作長唐家之說退翁非不考春秋之旨程朱之論而特因 國朝舊典無過五廟之制而言也然末乃曰以賀循廟室象常居未有二帝共處之義觀之亦殊未安云云雖與程朱說差別而不害爲爛熳同歸也向來議禮之臣徑祧曾祖廟者未有見於程說也一相臣之異議獲罪者亦未有考

乎退說也論禮亦難矣哉

或有以旣祧之位復入太廟譏評唐宣而此與魯哀公之世桓宮猶在（十君八世）而定公之世復立煬宮（二十一世祖）有異彼固親盡之祖而此則親未盡也如其不當祧而祧則祧而復入有何不可也宋神宗復祀僖祖已祧之位程子曰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朱子於別定廟議圖說從介甫之說是可據也

聖歲辨

春秋穀梁傳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史

記却云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通紀亦云襄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之辰孔子誕于魯昌平鄉信春秋則襄公巳酉也信史記通記則襄公庚戌也夫魯國典籍莫古於春秋而夫子傳之子夏子夏傳之穀梁降聖之歲雖不著於經然聖門諸子依歸聖師生年生月宜有籍記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故特書傳文表章於世豈有一傳再傳而遂以庚戌為巳酉也至若史記出於春秋後二百年通記亦憑史記為準其書後出不但傳聞之異辭而已顧安所徵信而以巳酉為庚戌也索隱云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

旣以春秋月數謂之周正則十一月爲建戌月耶建子月耶謂之建子月則不可謂之周正矣謂之建戌月則建戌月之後又有建亥月安可以建戌之月屬之明年乎此尤無稽之甚者也春秋之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燕伯子陽聖人明知其公子陽生而猶不革舊文況穀梁氏明白書已酉十一月而索隱所謂屬之明年者豈非誣聖之一事乎或疑一與二字字或訛誤如聖人卒日乙變爲已而余曰子以春秋爲誤耶與其信史記無寧信春秋也晦翁云繙動冊子便覺前人濶略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其斯之謂歟

鄭康成禘祫說辨

禘者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以審諦昭穆故謂之禘見於戴記祫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故謂之祫出於公穀之傳周禮六享之目一曰肆祼獻二曰饋食皆在時祭之上祼獻禘也饋食祫也祫非不祼而以食為主故饋食謂之朝享所以知其為祫也禘非不薦食而以祼為主故肆祼獻謂之追享所以知其為禘也康成乃以肆祼獻為祫而饋食為禘恐是倒說也既虞而升祔謂之祫事與大事之祫實異而

名同祥禫而禘以定昭穆之叙也故以大事言之則禘先而祫後先後之序不可亂也而康成乃以升祔爲證遂言先祫而後禘恐亦倒說也禘祫之祭廟祧之主咸在然祫則太祖東向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向而太祖配之禘大於祫明矣康成乃謂禘小而祫大此亦倒說也禘與祫俱是宗廟之事而康成曰周頌雝之禘祀文王也商頌長發之大禘祭天於圜丘而配以太祖也是則亂經也夫新主入廟昭穆遞遷則有禘自是以後有祫無禘而又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此公羊氏五年再殷祭之說也公羊氏之

說已謬矣康成因之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祫太祖禘
於羣廟自後五年而再殷祭其說益乖矣禘之時月
經無明文戴記曰春礿夏禘周禮也春礿夏禘殷禮
也而文獻無徵矣張純曰禘以四月取純陽之在上
祫以十月取百物之皆備是固無稽之說也明堂位
記魯禮季夏六月禘于太廟康成因之謂周六月夏
四月也是則尤失之矣春秋書禘于莊公則以五月
禘於太廟則用七月未見其必用四月也蓋禘行於
祥禫之後而祥禫無定時則禘亦無定月此不可以
不辨然以淺見卞此重禮多見其不知量也烏得免

汰哉之誅也

三禮攷證

禮之名有三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朱子乞修三禮劄子曰周官一篇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儀等篇乃其義說耳葢周禮儀禮俱是周公攝政六年所作也周禮則言周不言儀儀禮則言儀不言周同是周公所作而題號不同者周禮取别夏殷之禮故言周儀禮兼取二代之儀而損益之故曰儀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中庸之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三百者記官府

職掌上下之節周禮是也其三千者記委曲升降進退之節儀禮是也古經之外又有后蒼曲臺(曲臺天子射宮)(西京無學行禮於曲臺故号曲臺記)數萬言禮記是也周禮則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得之女子李氏鈌冬官以考工記足之卽漢儒所補而非周公書也六朝時有盜發楚王塚十餘竹簡王僧虔見之曰此蝌蚪書考工記周官鈌文惜乎其逸而不傳也但周禮之書詳於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而濶畧人主之身故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傅會之書或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而朱子辨之曰是聖人運

用天理之書非周公不能作儀禮則至秦焚燒獨甚漢興高堂生所傳只一十七篇述冠昏喪祭朝聘饗射威儀之事是有子夏傳鄭玄註賈公彦䟽朱子通解黃勉齋續解而冠昏則無天子諸侯之禮豈其有之而逸不傳歟抑以其雖王侯無生而貴者而然歟眞西山衍義云三代以來唯以士禮推而上之爲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一也然而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此其爲聖門罪人也至若禮記則出於孔門而緇衣是公孫尼子作王制漢文帝時

博士作河間獻王集而上之劉向校定二百五十篇大戴刪爲八十五篇小戴又刪爲四十七篇馬融又附月令明堂等篇合四十九篇漢儒所記大抵駁而不純故唐魏徵嘗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蓋有以也呂不韋之月令漢時之王制尤不可混入於四十九篇此又不容無疑於漢儒也夫墨始於晉髽始於魯廟有二主始於齊桓朝服以縞始於季康以至古者麻冕今也純儉古者冠縮縫今也橫縫同爲一代而異制如此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小斂而奠曾子曰於西方子游曰於東方異父

之服子游曰爲之大功子夏曰爲之齊衰曾子子游同師夫子而異說亦如此况復一傳再傳其失又遠從而疑之則其說有師承從而信之則矛盾可疑又况秉周禮者唯魯而已而春秋之末執羔執鴈魯人已自不知則禮之所存蓋無幾也灰滅于秦淆亂于漢其能無乖異於正經乎禮學之訛異如此而後世註經者不究所述之人不考所作之時槩謂之先王之制理有不貫則曲說以通之其或無郢書燕悅之弊乎使朱子得遂修三禮之請則其必有正其訛異而成萬古不易之典矣

書傳云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滅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則周禮作於攝政六年之後周官序云成王黜商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是周官作於周禮之後而鄭衆以書序言周官爲周禮者恐失攷證矣鄭玄又以成王作周官在攝政三年周公制禮在攝政六年者愈失照管矣

土圭之法註云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中此必有自古可稽之說而亦不能無疑夫天動而

地靜日晷麗天而繞地循環不已如蟻行磨上其行謂之黃道冬至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秋分交於角春分交於奎斗井角奎天象昭然晝夜長短晷刻推遷則謂之地之游轉者可乎蓋覆載之間八萬四千里冬至之日日出乙位沒庚位晝四十刻自此地中陽升九十日升四萬二千里正到天地之中爲春分晝夜停停又九十日升八萬四千里以到天爲夏至日出甲位沒辛位晝六十刻自此天中陰降九十日降四萬二千里以到天地之中爲秋分晝夜停停又九十日降八萬四

千里以到地爲冬至日又出乙沒庚以此觀之非地之升降也卽陽陰之升降也非地之游轉也卽日晷之循環也周禮註說吾未敢信也

朱子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有冠禮昏禮禮記有冠義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獨士相見禮公食大夫禮不然劉原父作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儘好若本無其義而原父補亾然今考儀禮篇目本有其名目而逸不傳見逸者豈特二篇哉河間獻王所得孔壁古經五十六篇矣

士昏禮婦三月而後廟見未廟見而死則以妾禮葬并

之歸葬於婦氏之黨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齊衰而弔旣葬而除之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則已有吉日而女死者猶爲之齊衰未廟見而死者以妾禮葬之則其將依小記無服耶此則太恝然矣禮意豈容如是耶

母之娣妹之服重於母之兄弟實緣兄弟旣嫁則降服而於娣妹則未嘗降故於舅服緦於姨母服小功也然姨舅親同而服異故魏徵議同爲小功而朱子曰外祖父母止服小功則姨與舅自合同爲緦麻此恐有不然親黨祖父母與伯叔父母同爲朞則外親

服不害爲同爲小功矣
語類僩錄問七十老而傳重則嫡子嫡孫主祭廟中神主都用改換作嫡子嫡孫名然父母在於心安乎答曰此等也難行且得躬親耳此就氣力有強者之言也如其不可强將奈何恩意則所謂傳重者與婦之喪虞卒哭夫若子主之者同義只當以老未能將事措辭而告之豈有神主都用改名之理也
廢業之業朱子謂簨簴上一片板此不敢聽樂云爾然樂不但簴業而已詁云學舞學射琴瑟之類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公墜

攷春秋莊公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何嘗有敗績之事乎禮記之多傅會此等處亦可見矣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獻子是孔子同時人大學註雙峰饒氏云獻子嘗師子思何所据而云耶

孔子旣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上文於魯人之朝祥暮歌者曰踰月則善矣則聖人豈有未踰月而笙歌之理哉是亦誣聖之一端也註中李氏曲爲之說未見其是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此與檀弓之

免同君子正已而後正人如其非禮則諷之可也爭之可也焉有身服非禮之服而警人非禮之理哉是可疑也

魯哀公誄孔子之語與左傳少異左傳子貢曰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當以春秋爲正

顏淵之喪饋祥肉彈琴而後食之註云散其哀也程子謂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孔子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可乎程子說是也

工尹商陽追吳師及之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註云其所不忍仁也不廢君命義也禮者仁義而已孔子所謂有禮者以此也而程子謂慢君莫甚孔子之言疑記者謬其意以商陽士卒耳唯當致力於君命云爾愚意則商陽是賢者而隱於下位者也當時陳棄疾齒不臣之心者久矣窮兵耀武豈商陽之所欲哉程子說未可知也

長兒鐳字說

吾震男既冠錫名以鐳金其行也晉其名也我氏貫

晉樂樂其所自生也故字亦曰晉卿卿猶曰甫曰父男子之美稱也夫晉進也在卦爲火地象曰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象曰君子以自昭明德蓋離爲日坤爲馬故有晝日錫馬之義馬性柔進日象大明故喻君子自昭之德然初有摧如之戒二有愁如之難三乃有衆允之志而四猶曰鼫鼠貞厲鼫有五技而不成一能者也至五至六始有悔亡晉角之吉大哉晉之時義也士之始冠也夫豈不自期於進德而有進銳而半途廢者有千塗萬轍臨歧而浪走者惟從容寬裕獨行中正其德乃昭而膺晝接之寵嗚呼

小子主震之器養蒙之正刮垢磨光育珍彪炳惟卦德是象

仲兒鎏字說

鎏也冠爻錫之名賓字之以源達鎏之爲字於韻彙無之然古之聖賢若臯若夔若契豈皆蒼頡時所有之字抑亦因其名以顯也今以六書之法象形而會意則金之性生水水之性必流流必有源夫水之始也江濫觴耳河甕口耳而爲天下巨浸放乎四海何爲其然也以其有本也士之爲學亦猶是矣情其流也性其源也日用做爲隨事省察流也澄心靜慮默

坐涵養源也百家文章之經緯錯綜流也聖經賢傳之精義入神源也欲流之長先養其源讀書則沈潛乎經傳做事則涵養乎主一持心則約情而復性而後出之則左右逢源而在家必達在邦必達此吾家學也是以敬名曰源達嗚呼小子念之哉

名三子說

古者錫名不必以美曰敳曰戭曰顛曰夭是也春秋之經譏二名曼多而曰多何忌而曰忌是也今錫汝以鐳鋈鋧蓋取諸古而用春秋之義也或疑其字太僻余曰非名之貴人人能貴名敳戭高陽之才子也

顚夭周朝之亂臣也忌與多魯衛之名卿也烏在其名之不僻也鏳晉也鋈流也鎤冕也易曰明出地上晉晉有大明之象詩曰黃流在中流喻德必有祿禮云冕而舞大武冕有君子之容有是象有是祿有是容吾知其免夫

外孫權相琦字說

七祥之冠也其祖君錫名以相琦春秋譏二名而此非二名也相其行也琦其名也其外祖字之以孽曰何取於日也珠吸月魄而胎王受日精而產故琦之爲字從王從奇奇陽數也陽之精在地爲王在天爲

日在人爲君子故古之君子必佩王豈非以王比於德耶夫日出於暘谷拂於扶桑至于曲阿是謂朝明臨於曾泉臻於衡陽對於昆吾是謂正中正中以前猶人之少壯自此至泉隅連石虞淵蒙谷猶人之耆艾餘景無多師曠曰少而好學如日出之明老而好學如炳燭之光如其炳燭孰若出日此初學所以及時翺翔也爾能提掇此日出之心惜取分晷日新又新則其進豈可量哉昔韓魏公以琦爲名其唱名也致五雲擎日之象其後成就如彼其大矣然是豈無所養而能之乎其必有出日之學在於少日矣事業

之如彼固非人人所能做而其工夫則可不勉哉勗
哉孳曰

從曾孫鳳元字說

從曾孫鳳元卽我家鳳雛也今年十四能通孝經論
語可以責成人之禮也其冠也敬名以舜來其名取
我氏之本於鳳巖也其敬名取韶庭之來儀也夫鳳
之爲物龍文龜身魚頭鶴尾其形也負仁抱忠揭義
履正其德也之爲祥也以德不以形也彼所以來覽
舜之德也人之求似於鳳卽欲如舜而已舜所以爲
舜豈有他哉充其成人之道而已所謂成人者不過

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也由此而
益充其所未充則舜豈遠乎哉顏子曰舜何人也予
何人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

農廬集卷之四